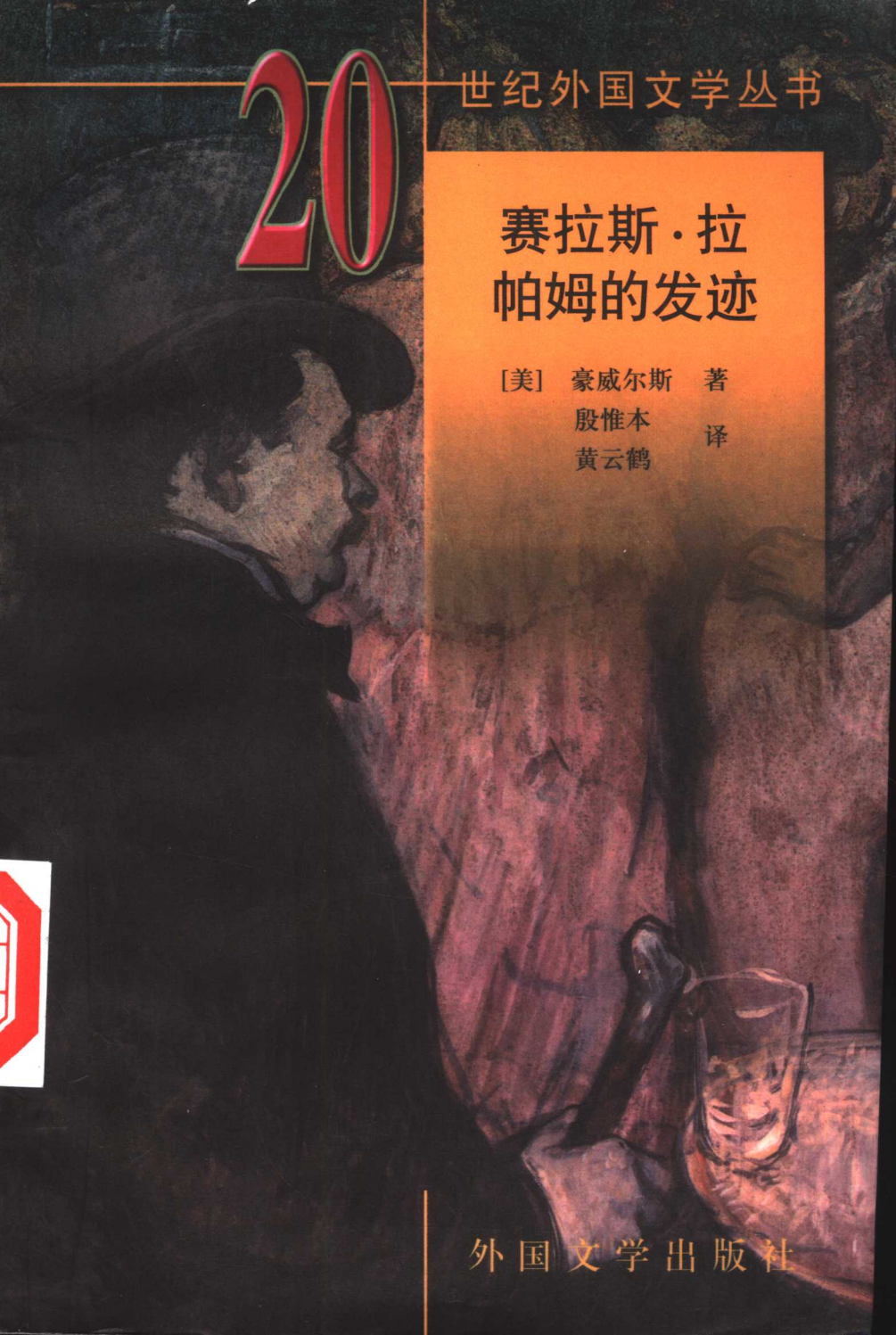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赛拉斯·拉
帕姆的发迹

[美] 豪威尔斯 著
殷惟本 译
黄云鹤

外国文学出版社

I 14-51
1025

赛拉斯·拉 帕姆的发迹

[美] 豪威尔斯 著
殷惟本 译
黄云鹤

外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17 号

William Dean Howells
The Rise of Silas Lapham

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6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美)豪威尔斯(Howells, W.D.)著;
殷惟本, 黄云鹤译. -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9.2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016-0164-X

I. 赛… II. ①豪… ②殷… ③黄…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822 号

责任编辑: 胡允桓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7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1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6.10 元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定,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前 言

经过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的南北战争，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开始了史家所称的“重建时期”：蓄奴制的废除和南北重新统一为全国经济发展打下了稳定的政治基础，向西部的移民进一步拓展了疆土并开辟了资源，解放了的黑奴和涌入的外国移民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使充足的资本和全新的技术有了广阔的天地得以运用。到一八九四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就已跃居世界首位。

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众多的社会矛盾。生性乐观、喜好幻想的美国人，开始品尝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苦果。此前，他们只能从英国维多利亚小说中读到的对现实的批判，如今已成为需要他们自己动手批判的现实。

文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主流与当时的经济、政治、科学（哲学、自然和社会科学）乃至生活的状况密不可分。由于美国建国晚，整个十九世纪，在总体水平上仍落后于英国。尤其在文学上，稚嫩美国人刚刚摆脱在原宗主国背后亦步亦趋的模仿阶段，尽管已开始有自己的独立风格，但难免总要慢上一步。因此，当大洋彼岸的狄更斯们正在奋笔疾书，揭发社会的黑暗和控诉人世的不公时，新大陆上继欧文、库珀之后构成美国第一次“文艺复兴”的霍桑和惠特曼等大师还在做着浪漫主义的美梦。

无情的现实该惊醒那“睡谷的传说”^①了。而第一个吹响现实主义文学号角的，便是威廉·狄恩·豪威尔斯(1837—1920)。

豪威尔斯出生于俄亥俄州，九岁起在父亲的印刷所中排字，那里便成了他的课堂，而父亲的书柜则为他提供了教科书。他的家庭几经迁徙，最后在哥伦布城定居。这位自学成材的十九岁青年不断为《俄亥俄州报》撰稿，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一八六〇年，他与报社的同事约翰·詹姆斯·派亚特合作出版了《两友诗》。这一时期，他刻苦钻研语言文学，读遍了能够找到的书刊。还是在那一年，他为林肯写了一部竞选总统用的传记，从此小有名气，并成为驻威尼斯的领事，在四年任期中得以吸收欧洲文化。他回国时南北战争业已结束，不久即进入《大西洋月刊》，五年后出任主编。该刊自一八五七年创立以来，始终是高雅文化的大本营，是全美首屈一指的文学刊物。豪威尔斯担任主编的十年中，一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雅趣，一方面扩大了用稿范围，培养了大批波士顿以外的作家。一八八一年他辞职后，先是为《哈珀氏》撰写专栏，后于一八八九年迁居纽约，进入该刊编辑部。他在那里进一步扩大了眼界，开始关注工业发展与社会改革并倾向社会主义，同时还潜心研读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他认为，进入了机械时代，文学应该走现实主义之路。他为现实主义文学所下的定义是：“不多不少、真切实实在地处理素材”；并推崇简·奥斯丁为最重真实的作家。他还主张刻画人物时要把实际生活中男男女女的动机、冲动和原则勾勒出来。他将这种现实主义归结于科学和民主，因为现实主义者“在每一根神经上都感到事物的平等和人类的一致”。由此，他还提出艺术应该服务于道德，应该

① 此处借用华盛顿·欧文的一部作品的名称。

教胜于乐,这样美国人生活的真实性必然会描绘出经验中微笑的一面。他的这些观点集中在他的《批评与小说》一书中,该书从而也就成了豪威尔斯现实主义的文学总纲领。

由于他长期主持在全美起主导作用的文学刊物,又有自己的系统的文学理论,因此对当时美国文学的发展起着无以伦比的作用。他不但是马克·吐温的挚友和亨利·詹姆斯钦敬的老师,而且提携了赫姆林·加兰、弗兰克·诺瑞斯、斯蒂芬·克莱恩等一代新人,并为后来的辛克莱·刘易斯、阿达·孟肯、西奥多·德莱塞等人所尊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豪威尔斯的大力提倡现实主义,就没有后来的乡土文学、讽刺文学、“揭发黑幕运动”,乃至由福克纳、海明威等人形成的美国文坛的第二次“文艺复兴”。

豪威尔斯对美国文学划时代的贡献使他生前即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他除去担任美国文学会会长,还是首任的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主席。他一生作品颇丰,除去近四十部长篇小说,还有多卷短篇小说(其中两卷是超自然的故事)、三十一部戏剧、十一本游记、多部自传和回忆录以及数卷散文。这些作品当然都随着他的文学视野和主张而变化发展。他的创作虽然不如他的理论影响深远,但长篇小说《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仍公认为他的传世之作,对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发展不啻是一场序幕。

这部小说有两条线索。主线是赛拉斯·拉帕姆事业上的沉浮,副线则是他的长女佩内洛普和汤姆·科里情感上的悲欢。赛拉斯本是弗蒙特州拉帕姆镇上的一芥草民,一个偶然的会发现了一种矿漆,这位南北战争时的上校以他那种简单粗鲁——而不是胆识,莽撞地开始了矿漆生产和销售,经营意外地顺利;不久他便成了暴发户。雄厚的经济实力不仅刺激着他一心想爬入上层社会:在高等住宅区建造新居,与高雅人士交往甚至联

姻；而且在性格上益发飞扬跋扈，心理上却变得敏感脆弱了。然而正在他得意忘形之时，却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打击：他借出的贷款有去无回，股票投机又使他失去了活动资金，作为他成功和希望象征的新居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面对破产的前景，他反倒清醒了。他拒绝了友好的资助，又不肯嫁祸于人，只好重新变得一无所有，带着全家戚戚然返回故里。他虽然在商场上沉沦了，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升华。前半部财富上的暴发和后半部精神上的飞跃，构成了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也展现了全书的主题。

如果说这条主线是用粗线条勾勒出故事的轮廓和主人公的阳刚之气的话，那么在那对小儿女的多磨的爱情上则是用细腻柔和的皴法突兀了双方家人的形象，包括赛拉斯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温情的一面。这里既有《傲慢与偏见》中的那种儿女情长的误会和周折、父母为子女婚事忧心忡忡的情态；也有后来在亨利·詹姆斯作品中常见的旁敲侧击的对话和深刻的心理活动。应该说，小说对拉帕姆一家四口和汤姆及其父母这七个主要人物的塑造上还是生动真实的，他们的一言一行既符合他们的身分，也有充分的依据。

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他的创作显然不是凭借激情和灵感，而是出自既定的目标和完整的构思。从本书来看，其结构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前有铺陈、后有交待的严密结构可以说是俯拾皆是。美国的文学史家和评家一致认为豪威尔斯的长篇胜过短篇，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在长篇结构上的完整。

本书是一八八五年的作品，他对资本的罪恶虽然没有后来那样认识深刻，但在强调文学作品应有教育意义这一点上却是一贯的。赛拉斯财大气粗时得意忘形，而落魄时反倒幡然醒悟，其转化的关键就在于一个“钱”字。而汤姆和佩内洛普的感情原

先还因双方家庭在文化修养和物质财富上的差异存在种种疑虑，一旦女方家中破产，反倒证实了男方的真诚，他们就此结合，靠自己的青春和能力独立地出去闯天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金钱的批判。

作家创作这部小说时，已经完成了从俄亥俄边疆文化向波士顿高雅文化的转变，因此，我们不难从主人公性格的矛盾中看出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事实上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内心的困惑：是粗俗但真实些更本色、自然呢，抑或高雅但造作些更令人肃然起敬呢？豪威尔斯这种心理上的情结甚至在他的写作手法上也有所流露：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连他的幽默感都显得有几分拘谨。这或许正是忠实的现实主义作家必然遇到的课题：性格的依据必然左右人物的逻辑发展，已经不是创造该人物的作者笔下所能控制的了。

胡 允 桓

一九九八·十·北京

—

《纪事报》上《波士顿名流》特写连载栏的撰稿人已改由巴特莱·哈伯德担任。这天他按照约定时间去走访赛拉斯·拉帕姆，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见到了他。

“进来吧！”拉帕姆一眼瞥见了会计室门内的记者便向外冲着他喊道。

他自己正坐在办公桌边写些什么，并没有站起身，只是伸出左手和巴特莱握了握手表示欢迎。随后他那硕大的头颅向一只空椅子摇晃了一下。“请坐！我这里马上就好。”

“不忙，”巴特莱立刻感到很自在。“我不着急。”他从口袋里取出笔记本放在膝上，随即削起铅笔来。

“好了！”拉帕姆写好信封后使用毛茸茸的大手在上面敲了一下。“威廉！”他喊道。一个听差走进来，他把信交给了他。“这封信得马上送。呃，先生，”他把皮垫转椅一转，两人面对面，离得很近，膝盖几乎相碰在一起。“这么说，年轻人，你要了解我的出生入死，还有基督徒式的苦难等等，是不是？”

“我是为了这个来的，”巴特莱说。“你的财运，或者你的生平。”

“我想如果我不发财，你就不会想听我的生平啰，”拉帕姆说这些话似乎为了要拖长准备时间。

“那就两样都谈吧，”巴特莱提议道。“再说别只讲发财不讲生平。不过，如果你不名一文，公众不会对你感到任何兴趣。你

对这一点跟我一样清楚，拉帕姆先生，何必绕弯子呢。”

“是啊，”拉帕姆有点心不在焉地说。他伸出大脚，把小房间的毛玻璃门蹬了一下关上了，门外那间大屋子是会计室。

“在外貌上，”耐心等待对方谈下去的巴特莱一面端详着对方，一面写了这则速写，“赛拉斯·拉帕姆是个典型的事业有成的美国人。锈灰色短须部分地遮住方方正正、轮廓分明的下巴，也团团围住那紧闭着的双唇。鼻梁短而直，漂亮的前额宽广却不高，蓝眼睛的目光随心情而变，有时可亲，有时可畏。中等身材，坐在一般的圈椅里显得结实而富态。在访问的这天，他穿了件不显眼的蓝哔叽便服。头微微倾斜，粗短的颈部似乎并不愿意从硕大的肩膀上伸直。”

“我不知道你要我从哪儿开始，”拉帕姆说道。

“可以先讲讲出生，绝大多数人总是从出生讲起的，”巴特莱答道。

拉帕姆的蓝眼睛里闪现出一道好心的赞许目光。

“我并没想到你要我回溯到那么远的过去，”他说道。“不过出生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出生在佛尔蒙州，再往北就是加拿大。事实上，我差一点成了个归化公民。不过，从‘开步走！’那一声起，我就注定要成为一个某种类型的美国人。那是——呃，让我想一想——差不多六十年以前了：现在是一八七五年；那是在二〇年。好吧，就算我现在五十五岁；我一年年过来了，从没有浪费一个小时，从来没有！我在一个农场上出生——”

“夏天在田里干活，冬天去上学。就是这个章程？”

“就是这个章程。”拉帕姆说道。他对以轻佻的口气谈论他的过去反应冷淡。

“当然啰，双亲贫寒。”新闻记者提示说。“有没有光脚干过

活？有没有苦难的童年之类的故事，年轻人读了后会奋起而效法？要知道，我也是个孤儿。”巴特莱的微笑中既有伙伴情谊，又带着几分冷嘲。

拉帕姆默默地注视着他，然后以自重但并不张扬的口气说：“我看如果你以为这些事只是个笑话，那么我的生平不会使你感兴趣的。”

“喔，会感兴趣的，”巴特莱厚着脸皮回答道。“你一定会看到的，文章出来准保不会错。”果然，那篇访问记印出来以后读起来满不坏。

“拉帕姆先生，”他写道，“三言两语便很快带过他童年的生活，那贫穷、艰辛的童年，不过当他回忆起父母亲时，却感到甜滋滋的。母亲对他倾注了全身心的爱，父亲虽然教育程度不及她，对孩子的前程同样寄托着热切的期望。他俩普普通通、沉默寡言，却遵循时代的风尚而笃信宗教，而且德行卓然。他们对孩子进行教育时依据的是《旧约》的朴素道德观以及《穷理查历书》。^①

巴特莱舍不得放弃最后那一嘲弄之笔；他确信拉帕姆没有什么文学修养，因此尽可以放心写进去，况且别人大都会把这看作是一位真心诚意的记者写作时的藻饰。

“瞧，”他对拉帕姆解释道，“这些事实对我们说来还只是素材，我们的习惯是还要加以分类。有时候，一个启发性问题能引出一整串事实，连报道对象自己也不曾料到。”接着他又提了几个问题。根据拉帕姆的回答，他概括地叙述了他的童年生活。“拉帕姆先生虽然没有刻意渲染他童年时代的磨难和斗争，可是

^① 《穷理查历书》是十八世纪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编写的历书，里面有很多格言。

谈的时候感情真挚，仿佛往事历历在目。”这几句话是他增添进去的——可怜我们的发家立业的美国人，在童年时期处境都很窘迫，他们的痛苦和理想也大抵相似——在记者的巧妙指引下，拉帕姆已渐渐忘记了他的谈话曾被对方突然打断过，而是津津有味地继续谈自己的生平。

“是啊，先生，”拉帕姆说话的口气使得巴特莱不敢再打断他了，“起初，人总是看不到他母亲的全部价值，等到看到了再想对她说可已经晚了。唉，我的母亲——”他停了停，“我嗓子眼好像堵住了，”他致歉说，想笑又笑不出来。他接着说，“她瘦小、脆弱，就像一个普通身材的中学生；可是她得照料一个全是男孩子的家庭，还得供应雇工们的伙食。她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煮饭、扫地、洗烫衣服、缝缝补补，这还不够，可以说她又从晚忙到早晨，因为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有睡觉的时间。不过我看她还是挤出时间睡的，她也挤出时间上教堂，教我们读《圣经》，还用她那套古老观点把《圣经》讲歪了。她确实好。我现在回想起来，她跪在那儿的模样真像位天使。这倒不是指她在教堂下跪，而是指每天晚上她跪在我面前给我洗脚的情景。我赤脚跑了一天，一双可怜的小脚已经脏得不像样，不洗没法上床。我们一共六个男孩，好像长得都一般高，她对我们每一个都用心管带，到现在我还能感受到她那双捏着我双脚的手哩！”巴特莱看了看拉帕姆脚上那双十号尺码的大靴子，牙缝里轻轻打了个唿哨。“我们全身衣服都打着补丁，但是并没有穿得破破烂烂的。我可不知道她怎么干得了这一切。她似乎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了不起；我父亲可能认为她应该这么干。他自己屋里屋外干起活来像头马——天不亮就起床，喂牲口，整天被风湿病折磨得哼哼唧唧，可还是不停地干。”

巴特莱把身子俯在笔记本上，把一个呵欠遮掩了过去。如

果他能直言不讳，他可以向拉帕姆提出他来此可不是对他的先人进行采访。不过巴特莱和那些可怜的采访对象谈话时学会了克制自己，虽然并不经常需要这样做；不仅如此，他还能佯装对他们的离题话甚感兴趣，等到一有机会便能不露痕迹地把那些话拉回来。

“我对你说吧，”拉帕姆把削铅笔刀的刀尖戳戳面前放在桌上的便条本，“我听说现在有些妇女抱怨说她们的生活空空洞洞、毫无生气，我倒想对她们说说我母亲的生平，而且材料也挺生动的。”

巴特莱抓住“材料”这个词便插嘴说，“拉帕姆先生，你说过你是自己在老农场里发现这种漆矿^①材料的？”

拉帕姆只得把话头拉回到他的事业上来。“不是我发现的，”他小心翼翼地说。“是我父亲发现的。一天，大风刮倒了一棵树，树根带起了大块泥土，那些原材料就附着在躺在树穴里的根根须须上。我可不知道他怎么会想到这里有钱可赚，可是他一开始就确实想到了这一点。我看，如果有人听到了这个消息，他们会把他当作怪人。他一辈子都在找门路推广这种油漆，可是都失败了。那地方太穷了，老百姓根本没钱用任何涂料来刷屋，何况父亲又没有任何资金技术，结果这件事成了我家的笑柄。我们那儿的男孩子一长大就离家外出，漆矿不漆矿的，还不是一个样？我兄弟都去了西部，在那儿得到了土地；可是我留在新英格兰，守着那个老农场，不是为了那个漆矿，而是因为咱家的老屋在那儿——还有祖坟。呃，”拉帕姆似乎不想把功劳都归于自己，“不管怎么说，找不到市场啊。那地方，如果你要买农

① 所谓漆矿是一种铁化合物的储藏，经过加热和粉碎处理，再与亚麻子油搅拌就成为一种高质量的油漆。（据诺顿版注释）

田，只要把手杖随便点几下，就能把一大片土地圈进来，花的钱还没有造仓库的钱多。自然啰，后来还是一切如意了。现在我的老屋整修一新，每年夏天我们都到那儿住上一个来月。老婆孩子都喜欢那个地方。那儿挺不错，四周景色很美。我雇了一批人长年在那儿干活，也找了对夫妇看房子。去年我们全家人在那儿团聚，西部的亲人都来了。瞧！”拉帕姆从座位上站起，从写字台上方取下一张没上架的大幅照片，照片边角已经翘起；他用手抚摸了一下，又使劲把灰尘吹掉。“我们全家都在上面。”

“我一眼就能认出你来，”巴特莱指着一个人的头部。

“唉，那是比尔，”拉帕姆得意地笑了。“他的脑袋是我家最灵活的。他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律师，那地方挺远，叫迪比克；他也当过一两任中级法庭法官。那是他儿子——刚从耶鲁毕业——他边上是我的小女儿。小伙子挺漂亮，是不是？”

“她才漂亮呢，”巴特莱的抢白有些失礼，看到拉帕姆蹙起眉头，赶紧说道，“多美的小姐！脸蛋儿高雅、可爱，又聪明伶俐！看上去人品也好。”

“人品**就是**好，”这位父亲的火气慢慢消了下去。

“说到底，这是女人最珍贵的地方，”那位很可能成为浪荡子的记者说。“亏得我妻子人品好，我俩才成为正派人，否则真不知道我会变得怎么样。”

“这是我另一个女儿，”拉帕姆指出一位大睁着眼睛，神情异常严肃的姑娘说。“拉帕姆太太，”他用小指碰了碰妻子的身形。“我兄弟威拉德和他全家——他的农场在康卡基。哈泽德·拉帕姆和他的妻子——他是堪萨斯州的一位浸礼会牧师。吉姆和他的三个女儿——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做磨坊生意。本和他全家——他在惠恩堡行医。”

照片上的人群错落地聚立在一座旧农舍的前面，房屋原有

的丑陋的外形由于涂了一层拉帕姆经营的油漆而有所改观，但也由于游廊并不匹配而更显得猥琐。摄影师的活干得虽然糟，但还是看得出这是些老实正派、通情达理的人，姑娘们容貌端正；有几个长得非常美。当然啰，在他的摆布下，他们的姿势笨拙而僵硬，仿佛枕骨后面都衬了一块摄影师称之为头枕的那种折磨人的玩意儿。有好几处，年长妇女的脸模糊不清；有几个小孩歪歪扭扭地变成了波浪形的阴影，倒不妨说这是他们小鬼魂的合影。这是一张标准的全家福的照片，大部分美国人的一生中总有几次机会在这上面露面；难怪拉帕姆洋洋得意了。“我的看法是，”他把照片放回写字台顶部时不觉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近几年这样在一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全到了，一个也不少。”

“你是说，”巴特莱提示说，“别人都去了西部，就你留在老地方？”

“不……”拉帕姆拖长了音高声说，“我也去了西部，第一个走。去了得克萨斯。那年头得克萨斯吸引力最大。可是不到三个月，我已经对号称‘孤独之星’的得克萨斯腻烦了，我想佛尔蒙对我说来已经够好的了，所以就回来了。”

“干小牛饲养业？”巴特莱的铅笔停留在笔记本上方。

“他们见到我很高兴，”拉帕姆庄重地说道。接着又轻声说：“母亲那一年冬天去世了，我跟父亲一起过。第二年春天我埋葬了他；随后我到一个小地方打零工。我在好几家锯木厂干过活，有一阵子我在旅店里照料马匹——我一直喜欢马。嗯，我不是货真价实的大学毕业生，只是抽零星时间去上学。后来我赶起了驿车，过些时候我就把驿车买下自己经营。后来我租下了酒馆，好啦，——还是长话短说吧，我结了婚。不错，”拉帕姆得意地说道，“对象是位教师。我们把酒店办得很红火，我

老婆老跟我磨，要我把店油漆一遍。我一拖再拖，男人都是这样的嘛。最后有一天我让步了。我说，‘好吧，就上上漆。呃，珀特’——我老婆叫珀西斯——‘咱们家农场上有一所漆矿，咱们一起去看看，’就这样，我们去了，我已经把那地方以一年七十五元的租金租给一个加拿大脓包，我看到那家伙住在咱老屋里就难受；不管怎么说，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坐车去了那儿，把一桶漆料放在马车上带了回来。我先试着用生料，再试用加热处理过的漆。我很满意，我老婆也满意。村里没有专门的漆匠，于是我自己调配。要知道，先生，当时酒馆外面涂的那层漆至今还在，打那时候起就没有用过别的漆，而且我看也不会有这个必要。呃，要知道当时我总以为这场试验有点轻率，我怕我不该试，不过我又有喜欢这样试上一试，因为父亲生前那么看重这所漆矿嘛。我漆完第一遍以后，”——拉帕姆把“遍”读成了“片”，——“我想当时一定整整坐了半个小时，一面看一面想要是他在世该多高兴。在这个世界上我还算走运，我不是为自己抱怨，不过我注意到对大多数人来说，许多事起步太晚，我想到这儿很不好受；想起父亲，我的试验成功又有什么了不起。我还想，当他还健在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对这漆矿感兴趣呢？话说回来，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嘛。好，我把老婆叫了出来——我是先从房子背面漆起的——她放下正在洗刷的碗碟——我还记得她走出来时袖管还没放下就跟我一起坐在支架上——我说，‘你看怎么样，珀西斯？’她说，‘唉，你手中不是什么漆矿，那是一所金矿。’她总是夸大其辞。当时，刚好西部那儿烧了两三只船，死了不少人，很多人叫嚷要生产防燃漆；我想，当时她心里就有了这个底。‘啊，我看这到底不是金矿，’我这么说，‘不过这是座漆矿。我打算请人分析一下成分，如果确实是我心中想的那样，我准备开发。如果父亲的名字不是那么长，我想把这种漆叫做‘尼